

李清照



刘永刚 著

李清照（1084—1155），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早期生活优裕，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的家庭。父亲李格非是济南历下人，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官至提点刑狱、礼部员外郎。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追、远、迈，恭拜林冢下。”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很有文学修养。

李清照一生经历可以宋室南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中外巨人传

李清照

刘永刚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清照 / 刘永刚 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12
(中外巨人传)

ISBN 978-7-5451-1599-4

I. ①李… II. ①刘… III. ①李清照 (1084 ~ 约 1151)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948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责任校对: 顾 季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9

E-mail:dyh550912@163.com

印 刷 者: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0mm

印 张: 12.25

字 数: 135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001 一、“此花不与群花比”

001 1. 引子：道学家眼中的李清照

004 2. 才胆识力学，五者备一身

007 3. 不多的作品，真实的力量

011 4. 爱玩会玩，慧通专精

012 5. 知性才女，思想家风范

015 6. 婚姻真相：寂寞深闺

021 二、悲喜参半的人生

021 1. 待字闺中，初弄才锋

029 2. 新婚欢娱，离别相思

032 3. 党争株连，婚姻蒙霾



036 4. 青州屏居，金石姻缘

043 5. 莱淄时期，回黄转绿

045 6. 祸不单行：亡国与丧夫

054 7. 造化弄人：再嫁与讼离

060 8. 风鬟霜鬓：流寓与追忆

066 三、“别是一家”论歌词

066 1. 《词论》：一篇系统的词学论著

072 2. 词“别是一家”的主要内涵

087 3. 《词论》的是是非非

093 4. 李清照对词“别是一家”的突破

097 四、独树一帜“易安体”

099 1. 魏晋风度，与酒结缘

102 2. 女声独唱，闺情绝调

116 3. 身世之痛，家国之悲

122 4. “易安体”

125 五、长短句外工诗文

126 1. “诗情如夜鹊”——李清照的诗



李清照

149 2. 昆山之片玉——李清照的四六文

163 3. “叙致错综，笔墨疏秀”的散文——《〈金石录〉后序》

180 馀论 当代视野下的李清照

180 1. 李清照婚姻真相之还原

181 2. 电影、戏曲中的李清照形象

182 3. 对李清照的曲解与亵渎

185 4. 不朽的才女

186 主要参考书目

188 后记



李清照

一、“此花不与群花比”

1. 引子：道学家眼中的李清照

熟知非真知。说起李清照，中国人有多少不知道的呢？一代才女！她的光芒四射，简直成了扫眉才子的形象代言人。可是，真正潜入李清照的情感世界和文学世界读懂她的又有几人呢？真可谓：自是花中第一流，俗子胸襟谁识我！

从传统妇道来看，李清照称不上一个贤惠的妇人。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以弱为美”，女子应把心事放在针黹女红上，而不是吟风弄月，讽议朝政，然而李清照偏偏张扬自己的才情智慧，事事争第一流；《礼记·内则》云“内言不出”，她却无视礼法，自由抒发闺中情感，歌哭无端，冰火缠绵；女无二适，为世所重，而她却无视自己名门贵妇的身份，在丈夫赵明诚死后再醮，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李清照独立不迁的个性，这对男权话语是一种挑战，所以道学家和正统文人都不喜欢她。首先对李清照发动攻击的是宋人王灼。其《碧鸡漫志》卷二云：

(李清照) 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



中外巨人体

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①

王灼不乏审美能力，她对李清照的才华发表了很中肯的意见，但他拿清照改嫁说事，说她“晚节流荡无归”，却是道学家的迂腐之见，又说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更显冬烘。王灼对李清照负面评价的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可称始作俑者。后人每每以道学为口实贬损清照。另一个宋人朱彧《萍洲可谈》云：

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诗之典雅，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②

有褒有贬，其道学之口吻隐承王灼而来。

为了镇住李清照的才气，男性文人还常常抬出汉代的正统才妇班昭（曹大家氏）。元人杨维桢说：

女子诵书属文者，史称东汉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

①褚斌杰等编《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页。

②《李清照资料汇编》第5页。



小聪挟慧，拘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比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师表六宫，一时文学而光父兄者，不得并议矣。^①

杨维桢不是道学家，但所说的“情性之正”，也无非是礼法那一套。他请出东汉曹大家氏（班昭）这个“法宝”来压李清照、朱淑真，其实很可笑。曹大家氏笃信儒学，思想偏执，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她著有《女诫》，此书反复告诫女人要懂得男尊女卑，要绝对服从男人，因为思想正统，她经常受到皇家的邀请给皇后和妃嫔讲课，一时荣耀无比，所谓“诵书属文，师表六宫”，确非浪诩，很显然，曹大家氏代表的是封建礼法的主旋律，而李清照、朱淑真抒写自我，率性而为，是纯粹的才人，她们压根儿就是不同的两种人，焉能同日而语？况且就慧根才情而论，曹大家氏亦不能望清照之项背。杨维桢还算是尊情任性，有叛逆精神的文人，尚且戴着礼法的有色眼镜看李清照，那么迨至明清两代，理学禁锢越发严酷，攻击李清照的腐儒就更多了。如董穀《碧里杂存》卷上云：“自汉以下女子能诗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言垂训，词古学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失节可议。薛涛倚门之流，又无足言。朱淑贞者，伤于悲怨，亦非良妇。”^②最极端的要数明人叶盛，他全盘否定了李清照其人其文。他说：“文叔不幸有此女，德甫不幸有此妇。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欤？”^③这种谬论当然荒唐至极，不屑置

① 《李清照资料汇编》第26页。

② 《李清照资料汇编》第40页。

③ 《水东日记》卷二十一，见《李清照资料汇编》第31页。



辩。李清照的作品不但没有“遗讥千古”，时至今日，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杰出才女，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反击。但一个道学家竟对李清照如此反感，可以想象道学君子的眼里是没有真正的文学的。

2. 才胆识力学，五者备一身

才女之所以是才女，就因为她有慧根、激情和想象，不循他人预设之正轨。才女的天敌是妇道，欲成才女就必须突破礼法之束缚。中国本不缺乏具有天然美质的女子，只是礼教结成的茧裹束着她们的身心，不能破茧化蝶。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谈到人们用“雌”来定义女人，指出：“‘雌’这个字具有贬义性质的原因，并非是由于它突出了女人的动物性，而是由于它将她囚禁在性别的牢笼中。”^①女人一旦被“囚禁在性别的牢笼中”，就丧失了自由和独立，沦为屈从男性的第二性。中国古代女性的命运压根儿就是一个“性别的牢笼”。

唐代才女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诗云：“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羨榜中名。”^②鱼玄机叹息自己是女儿身，不能与男性文人争衡文场，博取功名。“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羨榜中名。”这两句道出了历代才女的共同心声。看来，要做一株木棉，以树的形象与男性文人站在一起，简直是天方夜谭。李清照却是一个特例！质言之，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中指出：

^①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李强选译，西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册，第9050页。



李清照

我们试看历史上有名的女性，便但就中国而论，如像卓文君，如像蔡文姬，如像武则天，如像李清照，她们的才力也并不亚于男人，而她们之所以能够成人，乃至成为男性以上的人，就是因为她们是不肯服从男性中心道德的叛逆的女性。她们不是因为才力过人，所以才成为叛逆；是她们成了叛逆，所以才力才有所发展的呀。^①

真像郭老说的那样，只有叛逆的女性才能冲破闺房的樊笼，在文学的道路上尽力地驰骋，实现自我。

李清照给人的感觉有些“野”。她是一朵“狂花”！“狂花”不是乱狂的。清人叶燮《原诗·内篇》云：“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②除了才、胆、识、力之外，李清照还要加上一个“学”字。论才，李清照诗词文赋无所不工，或造境，或写境，或清浅，或渊雅，或抒情，或议论，无不随物赋形，曲折当意。论胆，论识，她在《词论》中讥弹前辈，倡言词“别是一家”之说，第一次为诗词二体立下了一块界碑，从而确立了词体的独立自足性；北宋沦亡，宋室南渡，她赋诗讽刺南宋政权投降主义路线，机锋凌厉；论力，《漱玉词》以寻常语度入音律，平淡而山高水深，风格自成一家，人称“易安体”。论学，李清照是一个金石学家，她与丈夫赵明诚一起收集、考订、鉴赏金石书画，“笔削其间”^③，

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137页。

②叶燮《原诗》，霍松林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③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李清照资料汇编》第14页。



中外巨人体

沉潜于此道三十馀年，学殖之丰厚，见闻之广博，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浸淫于金石之学，对其审美趣味产生了至深的影响。质言之，李清照的词品有得于金石艺术。金石乃线条艺术，歌词是音乐文学，艺术的品类不同，但都讲节奏、韵律，都是纯粹的美。近人傅东华先生对李清照词境通于金石发表过独到的见解：“易安于天才及幼年教育之外，又获得极丰富的艺术经验。这对于她词格的造成，实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积了二十馀年的鉴赏和审美的经验，对于本有天才的易安当然要发生深刻的影响。原来金石书画是最高尚的艺术，它们是表现最纯粹的美的，就是所谓‘线的美’。这种线的美最无粘着，最能超脱自然而独立。所以凡曾有这种美的素养的，其所作诗文必能进入清空的境界。……易安在这样丰富的纯粹艺术品堆中‘意会心谋’，‘目注神授’了二十馀年，自然养成了一种极洗炼的趣味。这种趣味灌注到她的词里，才构成她那种纤尘不染的词品，这是显然的事。”^①

李清照不是男性文人，却入了《宋史·艺文志》。但她事迹记载极少，只能附骥于他的父亲李格非本传。《宋史·李格非传》记载：“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寥寥数语，似与她一代才女的身份极不相称，可是历朝正史本来就很少光顾女人，她以“诗文尤有称于时”而跻身于《宋史》一个狭窄的空间，已经算谢天谢地了。

在我看来，李清照是第一个以树的形象和男性文人站在一起

^①傅东华《李清照》，见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4—275页。



李清照

的扫眉才子，在男权的话语世界中，她以她的睿智、独立、狂放而“别是一家”。真因为是“另类”，道学家们要攻乎异端，历来对她的诋毁就不曾断过。拂去历史的迷雾，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李清照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本书所要回答的。

3. 不多的作品，真实的力量

在《歌德谈话录》一书中，歌德曾经与爱克尔曼谈到文学的生产力的问题。他说：

……一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作品和事业的数量，不一定能证明他是否是一个具有生产力的人。文学界往往有些诗人，由于他一卷一卷地发表了许多诗，就被认为是富于生产力的。据我看来，这些人，不管他们做些什么，决不能说是富有生产力的，因为他们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和持久性的。相反地，哥尔斯密斯只做了很少的诗，诗的数目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不得不称他是一个非常富于生产力的诗人，正因为他所写的少量的诗有持久的内在生命的缘故。^①

这段话是发人深思的。照歌德看来，不能以文学作品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和地位，真正的文学作品具有“持久的内在生命”，虽然“数目微不足道”，却是“非常富于生产力的”。在

^① 《歌德谈话录》1828年3月11日的一段谈话。此书有朱光潜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生产力”亦译作“创造力”。这里采用赵瑞蕻的译文，见《诗歌与浪漫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中外巨人传

这段话里，他举了英国十八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哥尔斯密斯（Goldsmith）为例。哥尔斯密斯作品不多，但造诣极高，他的长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 1770）是十八世纪英国诗歌的杰作之一。歌德所说的“文学的生产力”，也就是真实而持久的文学魅力，具有时空的穿透性。

综观中西方文学史，富于生产力的诗人不乏其人。但从性别来看，中国古代“非常富于生产力”的女作家却少得可怜，恐怕只有李清照。至少十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以很少的作品而获得“持久的内在生命”，清照一人而已。

李清照作品集早已散佚，现存的作品是后人重编的。^①从数量上看委实不多，词不过五十馀曲（含存疑之作），诗仅存十六七首，文十篇左右，但她如名将驭兵，以少胜多，具有真实的力量。《四库全书总目》评《漱玉词》云：“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邦彦）、柳（永）。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矣。”^②清人谭莹《论词绝句·论易安词》云：“绿肥红瘦语嫣然，人比黄花更可怜。若并诗中论位置，易安居士李青莲。”^③谭

^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著录《李易安集》十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著录《漱玉词》一卷、别本五卷，《宋史·艺文志》记载《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易安词》六卷，诸本都已失传。现存的诗文集皆为后人所编，有明毛晋汲古阁辑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清《四库全书》本《漱玉词》、近代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本《漱玉词》、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本《漱玉词》一卷。今通行的有唐圭璋《全宋词》本李清照词、黄盛璋辑《李清照集》（中华书局版）、王延梯辑注《漱玉集注》（山东人民出版社版）、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黄墨谷辑《重辑李清照集》（中华书局版）、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等。

^②《李清照资料汇编》第98页。

^③此诗出谭氏《乐志堂诗集》卷六之《论词绝句》，《李清照资料汇编》第145页作“古今词辩”，不妥。



李清照

莹注意到了李清照过人的文学感悟力和创造力，的确，“绿肥红瘦”、“人比黄花瘦”二语不独造语工巧，更是蕴含着一个细美幽约的心灵世界。就天才而言，李清照与诗仙李白相比，毋须多让。清人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云：

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①

近代沈曾植《菌阁琐谈》云：

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

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才锋大露，被谤殆亦因此。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易安有灵，后者当许为知己。渔洋称易安、幼安为济南二安，难乎为继。易安为婉约主，幼安为豪放主。此论非明代诸公所及。”②

以上李调元、沈曾植均将李清照放在男性词人的群体中观照，对李清照的评论均突破了性别之拘囿，殊属难得。“俯视巾帼，

① 《李清照资料汇编》第 97 页。

② 《李清照资料汇编》第 158 页。



中外巨人传

压倒须眉”，“闺房之秀，文士之豪”，这是对李清照最好的评价。换句话说，李清照是“非常富于生产力”的作家，其人雌，作品却并非都是雌声，相反“才锋大露”，既“芬馨”，又“神骏”，突破了女性的圈子。

李清照文学的感悟力和表现力确非寻常才女所能媲美。其才情之烂漫，运笔之灵动，生气之灌注，在其少女时期已头角峥嵘。如《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首词是她在十六岁的花季写的。再看写于同一年的《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咏桂即是自况，“自是花中第一流”，何尝不是对自我的期许呢？清照极喜咏梅。《渔家傲》云：“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此词写腊梅，既矜持，又旖旎；玉人与寒梅相对，梅品即人品，“此花”得“造化”之眷顾，凌寒绽放，独报春信，与明月共“玲珑”，非众香之可比；那个耽爱比花之人亦钟灵毓秀，得天独厚。寒梅早开，词人早慧，都是独特的“这一个”。清照生有异秉，自然生成一段孤傲的性情，不喜趋热，不愿折腰，此种性情伴随她终身，委实是一种悲剧人格，正像她咏白菊的《多丽》词所云“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

一个女子喜欢高自标置，在道学家看来确实有些“无顾藉”，然而真因为有此标格，方能意气纵横，妙笔生花，获得“持久的



李清照

内在生命”。

4. 爱玩会玩，慧通专精

李清照诗云：“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①诗情如此飘逸不定，人生注定要跌宕多姿。真正纯粹的诗人都不肯媚俗，不肯循规蹈矩，而是胸中别有丘壑。封建礼法想把女人变成泥塑木偶，可是李清照偏偏爱玩会玩，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精彩。她具有优雅的游戏心态，一派魏晋名士风度。一边是游戏，一边是锦心绣口，游戏中有大神通。

李清照喜欢喝酒，一生与酒为伴。少女时代便浮沉麌醕，“沉醉不知归路”。所谓醉里乾坤大，在醉里她尽情享受身心自由的快适。《漱玉词》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喜欢沉浸在大自然中，与水光山色融而为一。她喜欢花，在花中看到自我。花之标格即人之标格。

她酷嗜博弈——打马，精于此道，并把博戏心得写成文字：《打马图经序》、《打马赋》，命辞打马，俨然博弈之教主。《打马图经序》有这样经典的言论：“慧则通，通即无所不达；专则精，精即无所不妙。”堪称博戏经验之升华。

打马这种“闺房雅戏”体现出她浓郁的游戏心态。此种游戏心态暗合于康德《判断力批判》所标榜的“自由游戏说”。“游戏说”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说”。他说：“没有这自由就没有美的艺术，甚至于不可能有对于它正确评判的鉴赏。”^②有游戏的心态，

①失题诗，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著录。《李清照资料汇编》第7—8页。

②【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4页。